

彩

CAI

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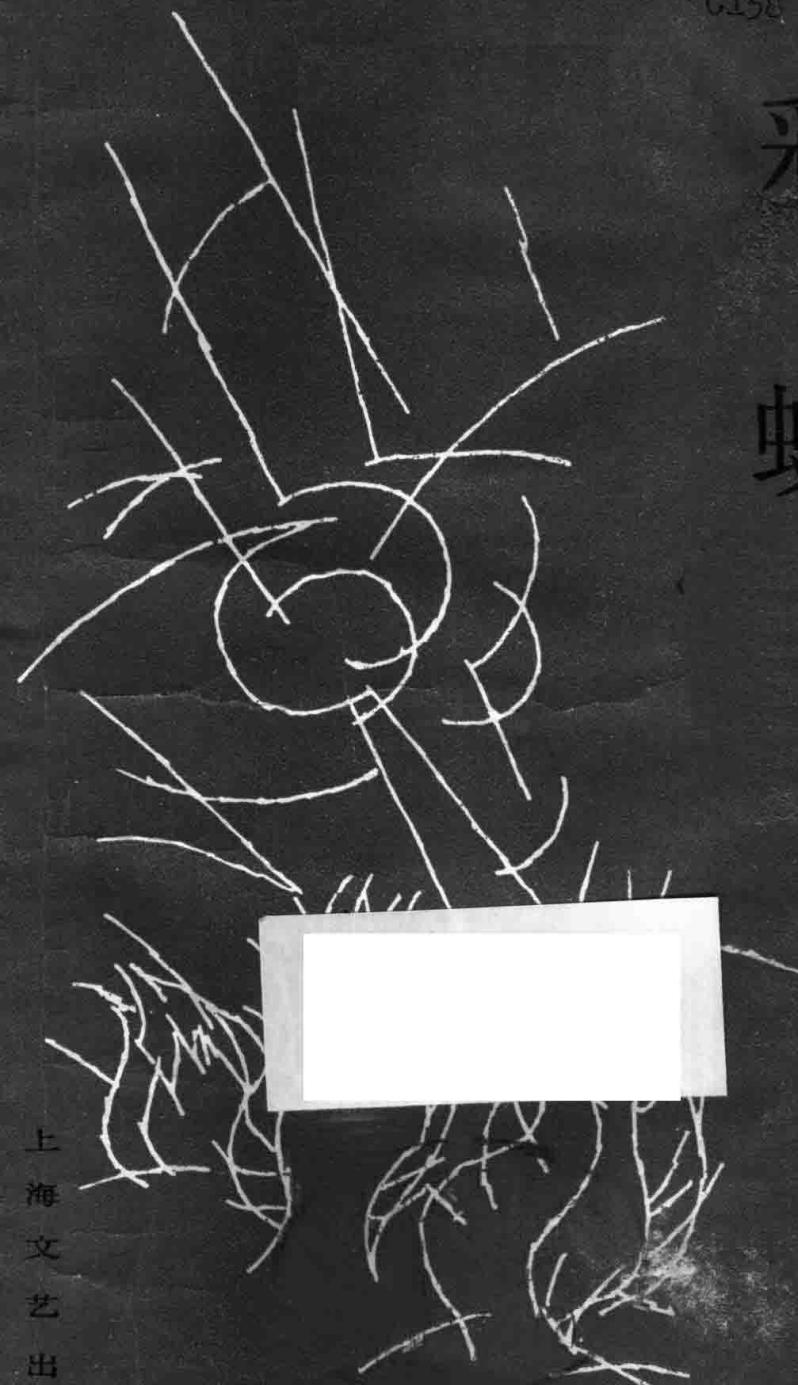
DIE

故事会丛书



44.79
C158

彩蝶



责任编辑：顾乃晴
封面设计：黄建平
插 图：谌孝安

影蝶

(故事会丛书)

本社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·125 捕页 2 字数 91,000

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3,0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651 定价：0.96 元

编辑说明

“故事会丛书”是一套具有民间文学特色的通俗文学读物。它按专题编集《故事会》上已发表的和各地流传的各类优秀故事，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形式的作品。它的特点是丰富多彩，通俗易懂，适合口头讲述，易于传播；它既注重作品的思想性，也注重作品的艺术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，是广大读者业余、课外和旅途的伴侣。

《彩蝶》是继《恐怖的脚步声》和《一百个称心》以后的第三本新故事集，所收的二十五则故事，都是近年来受群众欢迎的作品。这些故事内容生动，情节引人入胜，寓教于乐，富有情趣。故事在形式上符合群众的欣赏习惯，具有易于口头传述的特点。

目 次

- 彩蝶.....陈希元 (1)
“003”之谜任 飞 (15)
毛主席与罗瞎子.....彭霖山 搜集整理 (22)
三喜临门.....朱荣玉 王诗瑾 (26)
老结奇遇记.....陈多林 (37)
搭汽车的人.....刘延高 (43)
手镯情.....李 柱 (50)
“金连锁”传奇.....吴 伦 (60)
王二嫂抓黑八.....谭承新 (70)
第三个条件.....马 冰 (75)
哑巴陪客.....陈桂娣 (84)
死错了人.....柳 波 刘学楚 (93)
小村长.....张功升 讲述 (99)
四百元的故事.....周荣林 卢冬红 (104)
一张遗像.....周振清 (113)
面糊糊住铁杆杆.....聂建长 (115)
上门女婿.....干校明 (124)

- 王财迷买驴.....宋宇鹏 腾云 (134)
巧治媳妇.....路正红 (143)
刘师公治“鬼”.....蒋社球 (146)
中奖之后.....鲍林鸣 (153)
抢尸记.....夏友梅 (163)
此事多亏“一线天”.....宣冰 (171)
要房钱.....陈枚健 (178)
九响连环鞭.....孙明杰 (181)

彩蝶

陈希元

市运输公司有个汽车司机叫华铁成，今年三十六岁。去年冬，他那聪明贤惠的妻子不幸突然暴病死去，留下了两个女儿。大女儿九岁叫彩蝶，小女儿六岁叫蜓蜓。古话说：中年丧妻，是人生最大不幸。华铁成没了妻子，白天要出车，晚上回家要照看两个孩子，那日子过得够苦的了，因此，他整天愁眉苦脸，闷闷不乐。

好在他那大女儿彩蝶和她妈妈一样，聪明懂事，心灵手巧，在邻居张姨的帮助下，不仅很快学会了洗衣做饭，而且还能照料妹妹：白天，她同妹妹一起去上学；晚上，她同妹妹一起做功课。有时，她还学着妈妈的样子，起早睡晚，为爸爸出车准备干粮，想方设法减轻爸爸的负担。

国庆节快到了，张姨悄悄告诉彩蝶，说她爸

爸又给她找了个妈妈。彩蝶乐得立即把这喜讯告诉了妹妹，小蜻蜓听了，一拍巴掌跳了起来，双手搂着彩蝶喊：“姐姐，咱们又有妈妈了！爸爸出车晚上不回来，就有人给咱作伴了！”

打这以后，华铁成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穿着也越来越讲究了。国庆节那天，他理了发，刮了脸，穿了一件最时新的皮茄克，皮鞋擦得锃亮锃亮，看上去，那神气和墙上挂的那张结婚照差不了多少。一进家门，他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袋糖，冲着蜻蜓喊：“蜻蜓，看，酥糖，你最爱吃的。”蜻蜓接过糖袋，抱着姐姐跳起了拍手舞。趁着华铁成高兴的时候，彩蝶鼓起了勇气回问：“爸爸，听说你给我们找了个妈妈，是吗？”华铁成眯眯笑着，问：“给你俩找个妈，你俩愿意不？”姐妹俩齐声回答：“愿意，愿意。”听了女儿的回答，华铁成高兴了，他猛地将蜻蜓抱起，一边朝空中抛扔，一边大喊：“愿意了就好，过几天，爸爸就给你俩领个新妈妈来！”这天中午，彩蝶上街给爸爸买了两只他爱吃的菜和一瓶酒，全家人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国庆节。

国庆节过后，正当彩蝶和蜻蜓天天盼着新妈妈来家的时候，谁知不但新妈妈没来家，连爸爸也变得越来越怕人了。爸爸每次回家，不是叹气，就是躺在床上猛抽烟，还动不动就骂娘，

砸碗、摔凳子，吓得姐妹俩躲在屋角里直打哆嗦。

华铁成到底碰到啥烦躁事了呢？原来，华铁成要给彩蝶和蜓蜓找的那个妈妈，就是印染厂的赵爱娜。有一次，她在郊外没赶上班车，就搭乘了华铁成的拉货车，两人居然一见钟情，打得火热，并且在炽热的眷恋气氛中，准备操办婚事了。

赵爱娜的外表长得妩媚婀娜，可她却是个生性乖戾冷酷的女人。她朋友交了二三十，最后全吹了，如今三十三岁，还没找到对象。啥原因？就因为她太刺人。国庆节过后不久的一天，华铁成突然接到赵爱娜的电话，约他见面。华铁成以为是商量婚期，便兴冲冲地来见赵爱娜。谁知一见面，吓得他接连倒退三步。这时，赵爱娜铁青着脸，指着华铁成的鼻子责问道：“华铁成，你干的好事！你说你是光棍一条，那两个小姐哪来的？”华铁成一听呆了，他原想先把自己有孩子的事瞒着，等拿到结婚证后，再慢慢商量。不料被赵爱娜查清了底细，他自知理亏，就低声下气地央求道：“是……是我错了。”“说得倒轻巧。我这个黄花闺女被你糟蹋了，你说怎么办！”华铁成头上出汗了，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这时，赵爱娜的口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说：“如今生米已煮成了熟饭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不过得有个条件：我爱的是你，而不是你那两个小姐。你给我把她们处理掉，咱俩元旦结婚；不然的话，你姑奶奶可不是好欺侮的！”

华铁成见还有挽回余地，就低头沉思了半天，说：“我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去。”赵爱娜鼻子一哼：“送回老家，孩子就不姓华了？”华铁成一听话音，全明白了，他狠狠心说：“那干脆把两个孩子都送给别人！”赵爱娜又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送人？那她俩就会从世界上消失了？嘿！你想让人家来骂我这个后娘心狠手辣，这个罪名我才不背呢！”华铁成也是个灵巧人，一听这番话，他顿时惊得两眼死死盯着赵爱娜：“啊！你是要我把两个孩子杀了，这……这可是犯法的呀！”“难道就没有杀人不犯法的办法？我看一包老鼠药就能解决问题！”“让我再想想……”赵爱娜走到华铁成面前，露出往常的媚态，娇声说：“我已有了。”突然又象演戏一样，板起脸，“你要真想和我结婚，就得先把两个孩子除掉；你要留着两个孩子，那咱俩就一刀两断！而且……”她有心把话留半截不说，转身走了。

赵爱娜最后几句话，就象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，把华铁成的心戳了个稀巴烂。他昏昏沉

沉地回到家里，一头倒在床上，一根连一根地吸着烟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想呀，想呀，一连几个通宵，他都是瞪着眼，抽着烟，揪心地苦思冥想，不断地叹气。他今年才三十六岁，过去吃喝玩乐、现成福享惯了的，不能没有妻子。特别象赵爱娜那样漂亮、风流的女人，太迷人，太使他动情了，怎肯舍弃呢！为了赵爱娜，为了自己将来幸福美满的小家庭，华铁成最后一狠心，决定对两个孩子下毒手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华铁成翻身下床，急忙去公司出早车。中午十二点半，他出车间来，先煮好饭，然后拌上老鼠药，再用清油鸡蛋一炒，分盛两大碗，放在灶台上，随手锁上门，又去公司出第二次车。

华铁成第二次出车，直挨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回来。一路上想象着家里发生的一切：两个孩子中毒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了，这时，他家院内一定围满了人群，在叹息着，议论着，盼望着他。他也作好了应付这个场面的充分准备，把这出戏演得逼真动情，让铁石人见了也要流泪。可是，当他把车子开进停车场时，怪呀，怎么车场里一切仍和往常一样？他故意揿响喇叭，也只起到使几个在嬉闹的小青年向他打了声招呼。他纳闷了：难道孩子死在屋里，到现在还没

被人发觉？他心里就象娃娃打鼓，“咚咚咚”乱跳起来。他忙跳下车，“噔噔噔”急步朝家里走去。走进院里，也是静悄悄的。他立即放轻脚步，蹑手蹑脚推开门，似乎听到里屋隐隐传出了蜓蜓的哭声。他想：啊，可能彩蝶吃多了，已中毒死了；蜓蜓吃得少，还在挣扎着哀哭呢！这可咋办哪？他觉得这时不能进去，得设法让隔壁张姨和自己一起进去。想到这儿，他折转身，不料一不留神，一脚踢翻了门边的铁桶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响，随着里面传出了“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”的欢叫声。接着只见蜓蜓高兴地奔出来，一头扑过来拉着他的手，边擦泪边说：“爸爸，你怎么才回来？”华铁成忙问：“姐姐呢？”“姐姐在里面。”“那你为啥哭？”“我饿！”“饿，灶台上有蛋炒饭，为啥不吃？”“姐姐不让我吃，硬要我等你回来一块吃。”说着，把华铁成拉进里屋，用小手指着饭桌上的酒菜说：“看，爸爸，这是姐姐给你买的。”

看看桌上的酒菜，华铁成愣住了，不解地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彩蝶说：“爸爸，你忘了，今天是十一月十七，是你的生日呀！”“啊！我的生日！”华铁成顿时傻了眼，今天生日，自己忘得一干二净，万没想到九岁的女儿却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时，只见彩蝶打开酒瓶，倒了满满一杯酒，双



手捧到华铁成面前，两眼噙着泪花说：“爸爸，妈妈活着的时候，你每年过生日，总要给你炒几个菜，买一瓶酒，陪你喝一杯。现在，妈妈死了，我用平时省下的小菜钱，给你买了两个菜和一瓶酒，你……你就一个人喝酒吧！”说完，把酒递到华铁成手里，抹抹泪，转身同妹妹去灶台端蛋炒饭。

面对着眼前的酒菜，华铁成的心颤抖了，双手更抖得厉害。九岁的孩子，心里想的是如何关心安慰自己的爸爸；而三十六岁的爸爸，为了自己的幸福，却要千方百计毒死亲生女儿，这还算是人吗？想到这里，华铁成愧悔极了，泪水“刷”地涌了出来。这时，坐在爸爸对面的两个孩子，端着饭碗，看见爸爸哭了，她们也哭了。彩蝶边哭边说：“爸爸，别难过，喝酒吧！我大了给你做好吃的菜。”说着，拿起筷子准备吃饭。

华铁成看孩子要张口扒饭，立即举起右手“叭叭”两巴掌，将姐妹俩的饭碗打落在地，吓得彩蝶和蜓蜓站在桌前，既不敢哭，也不敢动。只见华铁成猛扑过去，抱着两个孩子边哭边说：“孩子，这饭不能吃，爸爸给你们另做，爸爸另做！”说着，一边哭，一边给两个孩子做饭。

这天夜里，华铁成又翻来复去没睡着觉，他决心去找赵爱娜好好谈谈，请求她宽容两个没

娘的孩子。

几天后，华铁成见了赵爱娜，向她诉说了给孩子下毒药的全过程。谁知赵爱娜听了后，冷笑着说：“看来，你爱的是你那两个孩子，并不是我。算我瞎了眼，上了你的当！”说着，便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华铁成站在一旁乞求说：“爱娜，我求求你，让我把两个孩子送给别人吧！”“不行！不行！一百个不行！”赵爱娜边哭边吼，吼得华铁成再也张不开口了，老半天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实在不行，那咱俩就只好算了！……”“什么？”赵爱娜“腾”地一下跳了起来，小白脸立刻变成了猪肝色，两眼瞪得滚滚圆，活象一头发怒的狼狗，直逼得华铁成连连后退。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算了？说得倒轻巧！我肚子里的咋办？你欺骗我，奸污我，我要去告你，然后，我就连同我这没出生的孩子，一起服毒自杀！”“啊！”华铁成惊呆了，他想赵爱娜要真那么做，他华铁成不被判处死刑，也得坐牢二十年！他越想越怕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赵爱娜脚下，哭喊着说：“爱娜，爱娜，你别生气，千万别走绝路，求你再给我半个月时间，我一定想法把两个孩子除掉！”赵爱娜见目的已达到，就说：“好吧！我就再等你半个月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华铁成回到家里，看着两个天真活泼、早懂事

人事的女儿，他的心里又翻腾开了。他再也不忍亲手把亲生女儿活活毒死，可是不除掉两个孩子，赵爱娜就要服毒自杀。天哪！这局面到底怎么收拾？一连几天，他愁得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，终日苦思冥想。一天，他开车路过秦岭，望着那没有人烟的怪石险峰，突然一个念头闪了出来：把两个孩子送到这远离公路的险峰上，让孩子听天由命去吧。

星期六早晨，华铁成关照两个孩子，下午放学后不要回家，到学校南边的公路上等他，他要用汽车接她们出去玩。两个孩子一听接她们去玩，都高兴得又笑又跳。下午放学后，彩蝶拉着蜓蜓，到爸爸指定的地点去乘车。等姐妹俩坐在爸爸的驾驶室里，蜓蜓高兴地问：“爸爸，带我们去哪儿玩？”“去山上抓兔子。”听说抓兔子，蜓蜓高兴得直拍巴掌。约摸一个多小时，汽车在秦岭梁上停下了。华铁成背着蜓蜓，拉着彩蝶，攀藤跳涧地直朝那座远离公路的险峰走去，等爬上石峰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彩蝶有些害怕，紧紧拉着华铁成的手说：“爸爸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回去吧！”华铁成说：“不要紧，你俩就坐在这大石头上等着，爸爸抓来兔子，再带你俩下山。咱汽车跑得快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”说完，扭身朝石峰的另一边三拐四绕，偷偷地下了山，跑上公路，

跳进驾驶室，“呼”一声，把车子飞快地开走了。

华铁成回到家里，已是夜晚十点钟。这时，天变了，北风呼呼，大雪飘飘，冷得刺骨。他关上门，熄了灯，躺在床上，用被子捂着头，竭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可是，他那脑瓜一直嗡嗡发响，他的心越跳越快。他想：人常说：日落坡，狼出窝；鸡上架，狼吃娃。黑夜里，在那没有人烟的秦岭大森林里，别说野兽去伤害两个孩子，光那虎啸狼嚎的声音，也会把两个孩子活活吓死！……

想着，想着，华铁成眼前模模糊糊好象看到彩蝶和蜓蜓手拉着手，孤零零地站在那石峰上，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……”四周一片漆黑，石峰下传来猛虎震山的吼声，吓得姐妹俩抱成一团，再也不敢出声了。过了一会，蜓蜓哭了，浑身颤抖着说：“姐姐，爸爸走了，他把咱们丢在这儿不管了！”彩蝶也哭了，抱着妹妹放声惨叫：“爸爸，你不要我们，把我们送人都行，你……你为啥这么狠心！……”突然，一只凶猛的恶虎，瞪着绿莹莹的眼，张牙舞爪地朝着两个孩子猛扑过去……华铁成“腾”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疯了似地高声惨叫起来：“彩蝶！蜓蜓！彩蝶！蜓蜓！……”